



萊頓風車博物館Molen de Valk。

## ▶ 荷蘭 從部落起飛 飛到紅毛國

部落から紅毛国へ  
Setting Off from the Aboriginal Community to Land on the Netherlands

文·圖 | Saljenlja Palemeq 王雅萍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幾年前，我還是台大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研究題目是一本鮮為人知的16世紀英文聖經；人已經飛到英國兩次蒐集論文材料，也已分別在倫敦與台北兩地完成分類、比較與初稿撰寫。然而，外表看似順利的過程卻因為自己情緒上始終對私事無法放心而有了破口。隨著時間過去，破口越裂越大，整個人潰堤的可能性也越來越高，於是逼得自己不得不離開生活、讀書兼打工超過數年的台北市。當時，自己確實是拖著一只倦怠的身體回到老家，腦子想著兩三百頁的論文不知如何是好，心裡則因起起伏伏的私事苦惱不已。

### 回家才是開始 一股台灣熱滲透心靈

初回老家，生活只在工作的學校和休息的房間來回。事後想想，原來意外的驚喜已經在一成不變中跳了出來。透過屏東社區大學恆春分校的同事們，我慢慢接觸所謂的在地達人，他們對在地歷史、植物、地貌、人事、民族瞭若指掌，如數家珍。我跟著他們的腳步繞遍恆春半島，遠征屏北舊好茶部落，甚至爬上台灣最高峰玉山；每一步都走得很從容，因為目的不在完成，而在過程。沿途總有說不完的故事，和腳下的土地息息相關，一股台灣熱於是慢慢滲透自己久以外國文學灌溉的



心靈，奇異地引起了某種渴望。

我渴望知道更多台灣的故事，於是開始翻閱行腳台灣的書籍；也渴望看到更多在地的社群，於是利用假期開著粉紅小馬環島，硬闖3,000公尺以上高山。更渴望在各種國際場合介紹自己從書上和旅途中學到的台灣特殊性，於是參加許多由行政院原民會或青輔會的徵選活動，又爭取各種合作機會，以學員或翻譯的身分在美國、北歐、大洋洲協助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每每以台灣的名義接觸國際場合，原住民族總能以親善開朗的氣質、自然不造作的交往、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開創新局，另闢正規關係以外的蹊徑。我眼中一直看見原住民族有把台灣帶進國際社會的能量，回到台灣還被稱為福爾摩莎（美麗島）的年代想想，歐洲海上霸權初到美麗島時，必須面對的也是各地的原住民社群。如果努力耙梳那段東西洋原交流史，有沒有可能替現在的台灣與原住民社會找到一條出路呢？

抱著這樣的想法，我在



萊頓新萊茵河一景。

2008年5月遠赴紐約參加第七屆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UNPFII）時，和同行的童春發教授提到自己渴望學習台灣歷史的心願。尤其想從原住民族的角度，解釋17世紀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海權國家如何與福爾摩莎的原住民族交往，藉此補充相對缺乏的歐洲文獻資料，也設法提出台灣原住民族可能對台灣外交的貢獻。童教授建議上網查查歐洲幾所大學，荷蘭萊頓大學即是選擇之一。

### 為了台灣史 飛到荷蘭去

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是荷蘭境內第一所大學，於1575年成立。荷蘭國父威廉大公（William, Prince of Orange）於1574年10月3日擊退西班牙、解放萊頓後，為獎勵當地市民搬出了兩項措施，一是免稅，一是成立大學，而當地市民最終選擇後者。目前萊頓大學共有6個學院，屬於人文學院底下的歷史系尤因17、18世紀活躍於東南亞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累積了許多日誌、報告、書信等，而擁有豐厚文獻資料，也以文獻研究著稱；當時在福爾摩莎設城護商，與島上住民往來頻繁



我眼中一直看見原住民族有把台灣帶進國際社會的能量。如果努力耙梳歐洲海上霸權初到美麗島時，那段東西洋原交流史，有沒有可能替現在的台灣與原住民社會找到一條出路呢？





盡頭為Lipsus語言中心，左為歷史系的Huizinga樓，右轉可至漢學院。

並留下多筆紀錄的，便是為這間跨國貿易公司服務的職員。

從紐約回國後，抱著粗淺的認識上網搜尋萊頓大學歷史系的研究計畫，剛巧找到「Encompass-Encountering a Common Past in Asia（包羅萬象——在亞洲遇見共同的過去）」五年制獎學金計畫。此計畫自2006年開始招生，對象鎖定亞洲學生，錄取者有全額獎學金，須赴萊頓學習現代荷蘭文、17至19世紀荷蘭文，並鑽進國家文獻館研究聯合東印度公司留下的史料。

招收亞洲人研究早期由荷蘭人撰寫的亞洲相關文獻，無非是希望能突破以西方人為主導的歷史學傳統，用在地眼光看在地歷史、用在地口吻說在地故事。學生不僅要先克服語言上的障礙，也要克服歷史學上的傳統刻板觀點，更要克服文獻本身隱含的各種問題，例如製作人如何影響文獻的內容。

這個計畫很有挑戰性，也符合自己的志趣，於是我馬上寫一封信詢問，湊巧獎學金委員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

授要來台灣開會，便安排了幾場會面，一來談談自己的想法，一來認識研究台灣史的同好。我在隔年（2009）按照招生手續參加英文考試、撰寫申請計畫；獎學金委員會5月初討論過後，錄取結果隨即出爐；8月中我便乘坐荷蘭航空前往阿姆斯特丹史基輔機場，再乘車南下車程不過1小時的萊頓市。

### 萊頓大學城

萊頓在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年代算是荷蘭第二大城，早期以紡織業為重，現在則以萊頓大學的學生為主體。這個城市小而美而古，終年有遊客到訪，有環繞整個市鎮的運河，也有自1992年開始的詩牆文化，一股恬靜的氣質，很適合居住念書。就算荷蘭因善變而惡名昭彰的天氣時常作怪，走了幾步路也就可以抵達目的地，騎著單車就更快了。

萊頓大學沒有校園，學院系所分散市內各地。老建築多是從西班牙獨立之後，由沒收充公的天主教教堂或修道院改建而成；新建築則是晚期為容納日漸增多的學生人口與系所興建而成，自己每天都要前往的Lipsus語言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計畫錄取的學生第一年

Dear all,

幾年前到台北市原民會開會，巴奈·母路主委很親切地跟我打招呼說：「妳就是那個排灣族的王雅萍喔！」才知道有一個原住民優秀女青年跟我同名同姓，她是《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繁體中文版翻譯者，在政大原民中心跟北海道大學簽約那天，我們第一次相見。

到底世界上有多少個王雅萍呢？Google大神替我找到台灣有23筆王雅萍；而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真實社交網絡人人網一共有500筆王雅萍。有天真該辦個王雅萍大集合呢！

王雅萍（本刊編輯委員）



都住在「Encompass House（包羅萬象之家）」，那是一棟座落在新萊茵河邊的老房子，即使已改建為學生宿舍，古意仍是盎然，讓許多當地學生羨慕不已。包羅萬象之家也名符其實，學生來自印度、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菲律賓、台灣，活脫脫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組合。台灣對這些近鄰的認識其實不過幾個刻板印象，因此見識到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異同，也算是額外的收穫。

自2009年8月中旬來荷蘭後，自己除了上課，也利用機會旅遊，認識當地人。對荷蘭學生而言，沒有出國留學，履歷就不算完整；不過，他們坐火車不消幾個小時其實就出境了，因此出國對大多數荷蘭人來說稀鬆平常。這些人高馬大的歐洲人看來也許富裕，他們自己卻也有不同的感受；找不到方向，又不需要特別為生活努力時，覺得人生無聊的也大有人在。有些東西要在異境接觸後，才可能發現。

這是出國的好處：讓自己身處異地，深刻經歷當地文化，好反思自己的態度。這也是在歷史學上偏好閱讀一手史料的道理，因為不進入當時人的文字世界裡，便築不出包羅萬象的世界。我的史料已經存在，我的世界尚待建構。



萊頓老萊茵河雪景。



### 王雅萍

屏東縣牡丹鄉排灣族，族名Saljenlja Palemeq，1977年生。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現於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就讀。曾任原住民電視台英語新聞編譯人員、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際事務企劃人員，致力推動台灣原住民族國際事務發展。

### 痛苦是上妝的祝福

一切都是從自己幾年前的低潮期開始，在不放棄、持續反省與從錯誤中學習的前提下，命運之輪轉到谷底的黑暗、失望與痛苦可以全是上妝的祝福。當時看不出來的，現在回頭已經慢慢瞭然。

一如美國詩人羅伯·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曾說：「最好的出路總在撐到底之後（The best way out is always through）。」詩人特別巧妙地運用兩個英文介係詞「out」與「through」來表達

堅持的道理，尤其「through」又有兩層意義：一層意義在完全經歷，切切實實擁抱生命每一段過程，不論是好是壞，或高或低；另一層意義則在經驗與學習過後的成長與釋懷。

出國留學正需要這種堅持，切切實實擁抱每一個階段與代價。出國前必須認識自己的志趣，努力投入培養能力；出國後更要放寬身心，柔軟身段看著世界。完全經歷撐到底後，出口就在路的盡頭。◆

